民國四年九月出版

梁任公
新著作

國體問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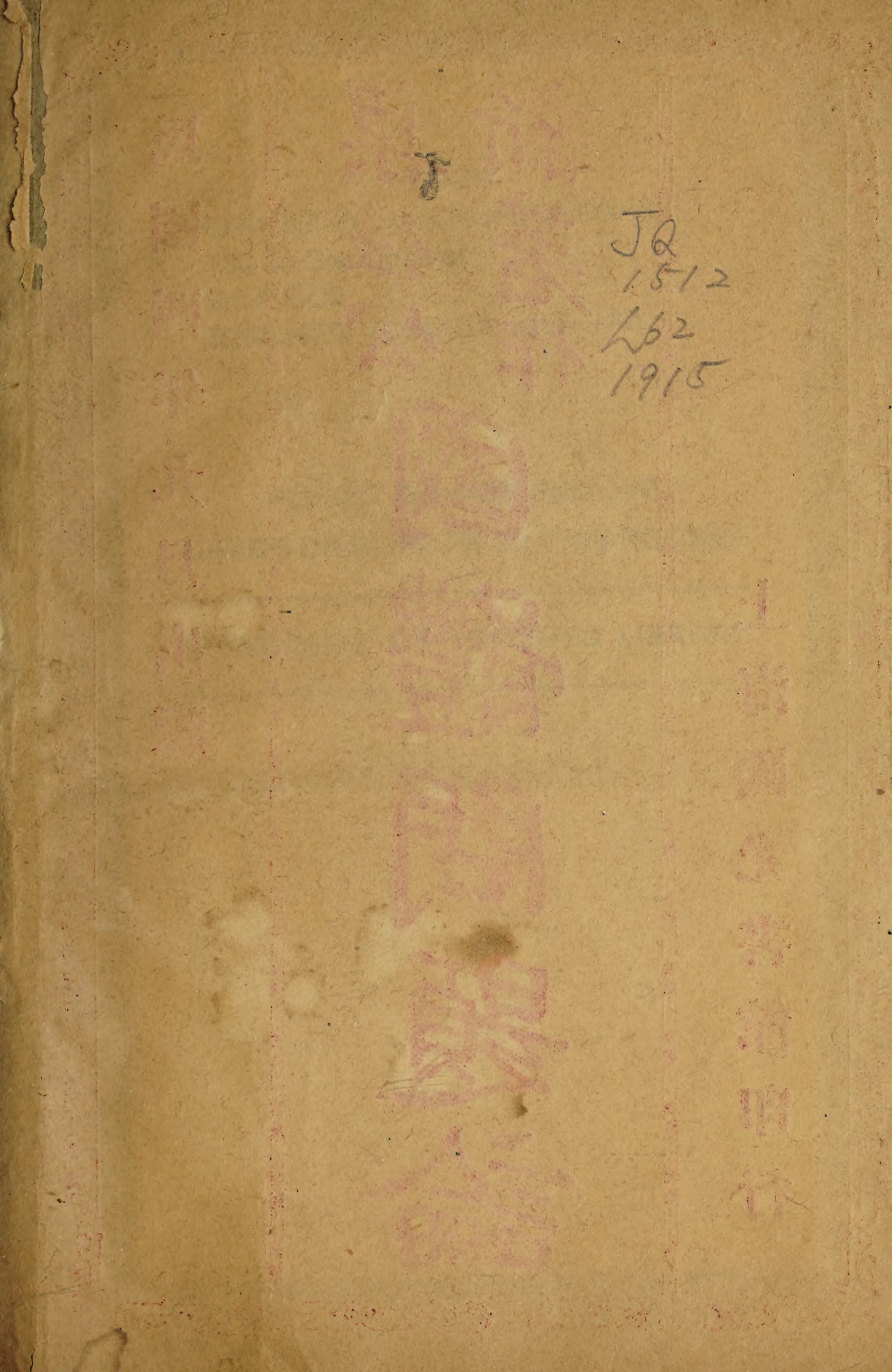
上海國光書館印行

民國四年九月出版

梁任公
新著作

國體問題論

上海國光書館印行



國體問題論

梁啓超

秋霖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歷然以國體問題聞。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於茲事。有所不容已於言也。乃作斯篇。

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爲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斷斷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箇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邇於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驟聞者或以此爲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家當恪守之原則。無可踰越也。蓋國體之爲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何以言乎不當問。當

國體彷徨歧路之時政治之一大部分恆呈中止之狀態殆無復政象之可言而政論更安所麗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礎譬之欲陟而捐其階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當問也何以言乎不能問凡國體之由甲種而變爲乙種或由乙種而復變爲甲種其驅運而旋轉之者恆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其時機未至耶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所能促進其時機已至耶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所能制止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問也豈惟政論家爲然即實行之政治家亦當有然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是革命家之所爲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事也其消極的嚴守之範圍則既若是矣其積極的進取之範圍則亦有焉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惟犧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張以售易一時政治上之地位斯則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耳是故不問國

體只問政體之一大義實徹上徹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膺也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爲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爲主奴而施人爲的取舍於其間寧非天下絕癡妄之事僅癡妄猶未足爲深病也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爲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禍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昔吾對於在君主國體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嘗施反對矣吾前後關於此事之辯論殆不下二十萬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於其年九月猶著一小冊題曰新中國建設問題爲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豈猶未極苟徼革命吾至今猶爲海外之僇民耳復次當時皇室政治種種予人以絕望吾非童騃吾非聾瞶何至漫無感覺顧乃冒天下之大不韙思爲彼匄垂絕之命豈有他哉以爲若在現行國體之下而國民合羣策合羣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則希望之途或尙有其期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

爲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而亡國恆於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已何由可贖嗚呼前事豈復忍道吾請國中有心人試取甲辰乙巳丙年新民叢報中之拙著一覆觀之凡辛亥迄今數年間全國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經吾當時層層道破其惡現象循環迭生之程序豈有一焉能出吾當時預言之外然而大聲疾呼垂涕婉勸遂終無福命以荷國民之嘉納而變更國體所得之結果今則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此議起因之眞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並未嘗有此主張云）顧吾竊有惑者古氏論中各要點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爲抽象的比較若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極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

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爲重。吾實惑之。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譾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今茲之大箸。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其透闢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吾妄自夸誕。坊間所行「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新中國建設問題」等不下百數十萬本可覆按也。獨惜吾睛不藍。吾髯不赤。故吾之論。宜不爲國人所傾聽耳。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餘地。然亦僅矣。）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豈無一箸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我龜鑑。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適。著論騰書。淚枯血盡。（吾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可取證。然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易得。存吳計恐疏。又云。茲括安可觸。弛恐難復張。又云。讜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自餘則有數論寄登拏報也。）而識時務之俊傑。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爲事。謂共和

爲萬國治安之極軌謂共和爲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覆嘗試廢置如奕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拔之也譬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愼之又愼萬不可孟浪以失身於匪人倘蹈危機則家族親知臨事犯顏以相匡救宜也當前此饒有審擇餘地之時漫置不省相率慫恿以遂苟合及結縭已歷年所乃日聒於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終身也愛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卽爲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諺有之旣有今日何必當初人生幾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爲未足忍又從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幾何時而謀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勳爲之主動而其不識時務猶稍致留戀於共和者乃反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之天下怪事蓋莫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過是也

今之論者則曰與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憲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

體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爲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吾前此與革命黨論時彼黨持論如此）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吾誠不知其據何種論理以自完其說也吾今請先與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說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所謂立憲者豈非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爲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爲必要條件耶既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爲論辯之根據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爲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爲今大總統耶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總統不肯帝制自爲既屢次爲堅決之宣言今不過假定以資辯論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爲計者豈不願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

統以自逸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就令大總統以國爲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託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又當何若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總統爲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令大總統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甘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於大總統者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豢之肥腯耳優美崇高之裝飾品耳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閑散之地藉曰今大總統不妨爲無責任之君主而責任內閣之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仍是一問題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云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爲總統制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

以大異於前而謂國體一更政制即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濶之論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爲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亦不能成立也

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爲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於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於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爲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衆謗以行之尙能爲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爲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後萬一現今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爲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能爲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

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論者其念諸且論者如誠以希求立憲爲職志也則曷爲在共和國體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須行曲以假塗於君主吾實惑之吾以爲中國現在不能立憲之原因蓋有多種或緣夫地方之情勢或緣夫當軸之心理或緣夫人民之習慣與能力然此諸原因者非緣因行共和而始發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滅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獨立官署之長官皆有厭受法律束縛之心常感自由應付爲便利此即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例如人民絕無政治興味絕無政治智識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組織眞正之政黨以運用神聖之議會此又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諸類此者若令吾悉數之將累數十事而不能盡然皆不能以之府罪於共和甚章章也而謂共和時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時代即能得之又謂君主時代能得者共和時代決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爲中國而思實行立憲乎但求視新約法爲神聖字字求其實行而無或思逐於法外一

面設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機會而毋或壅其智識閼其能力挫其興味壞其節操行之數年效必立見不此之務而徒以現行國體爲病此朱子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張變更國體者最有力之論據則謂當選舉總統時易生變亂此誠有然吾十年來不敢輕於附和共和則亦以此論者如欲自伸其現時所主張以駁詰我吾勸其不必自行屬稿不如轉錄吾舊著較爲痛快詳盡也今幸也茲事既已得有比較的補救良法蓋新頒之大總統選舉法事實上已成爲終身總統制則今大總統健在之日此種危險問題自末由發生所憂者乃在今大總統千秋萬歲後事耳夫此事則豈復國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軀即上壽亦安能免固無所容其忌諱今請遂爲毋諱之言吾以爲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爲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而於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弔今大總統創業未半而遽奪諸國民之手則中國惟有糜爛而已雖百變其國體夫安有幸是故將來中國

亂與不亂全視乎今大總統之壽命與其御宇期內之所設施而國體無論爲君主爲共和其結果殊無擇也聞者猶有疑乎請更窮極事理以質言之夫君主共和之異則亦在元首繼承法而已此種繼承法雖令元首在世時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卽世時而始發生效力至易見也彼時所發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則其一當視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於身後其二當視彼時有無梟雄跋扈之人其人數之多寡其所憑藉是否足以持異議吾以爲立此標準以測將來無論爲君主爲共和其結果常同一也現行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後任大總統應由前任大總統推薦預出其名以藏諸石室金匱使令大總統一面崇閎其功德而鞏固其威信令國人心悅誠服雖百世之後猶尊重其遺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將來易於釀亂之種子在何處思所以預防維而消弭之其種子存乎制度上耶則改其制度毋使爲野心家之資其種子存乎人耶則裁抑其人導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於不義漢光武宋太祖優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愼擇可以付託大業之人依大總統選舉法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前任大總統之自由也試以大任以養

其望假以實力以重其威金匱中則以其名寘然居首而隨舉不足重輕之一人以爲之副而已如是則當啓匱投票之時豈復有絲毫紛爭之餘地代代總統能如是雖行之數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則區區紙片上之皇室典範抑何足恃試歷覽古來帝王家之掌故其陳尸在堂稱戈在闕者又何可勝數從可知國家安危治亂之所伏固別有在而不在憲典形式上之共和君主明矣論者盛引墨西哥之五總統爭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喪亂以爲共和不如君主之鐵證推其論指得毋謂此諸國者苟變其國體爲君主而喪亂遂可以免也吾且詰彼彼爹亞士之統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歲五月（月份記不確）殆客死於外使因總統繼承問題而致亂則亂宜起於今年耳若謂國體果爲君非君主國耶土耳其非君主國耶俄羅斯非君主國耶試一翻其近數十年之歷史不亂者能有幾稔彼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亦如此則何說也我國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之時亦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喪亂慘酷一如墨美則又何說也凡立論者徵引客觀之資料不能專憑主觀的愛憎以爲去取果爾者不能

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論之無論何種國體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亂治亂之大原什九恆繫於政象而不繫於國體而國體與國情不相應則其導亂之機括較多且易此無可為諱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與公等有同情也顧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張變更國體者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餘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彷徨憂傷蕉萃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易特以舉國人方皆心灰意盡吾何必更增益此種楚囚之態故反每作壯語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幾於不能自振矣吾友徐佛蘇當五六年前常為我言謂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識者而殊苦無術也夫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公等當優能言之矣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則又何也蓋君主之為物主斯可以弭亂且使爹亞士當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諾者以為之提示有如籌安會者以為之鼓吹而爹

氏亦憬然從之以制定其皇室典範則墨人宜若可以長治久安與天同壽矣而豈知苟爾爾者則彼之皇室典範未至發生效力時彼自身先已遜荒於外其皇室典範猶廢紙也夫及身猶不能免於亂而謂死後恃一紙皇室典範可以已亂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亂無論爲共和爲君主其結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亞士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在職三十年不務培養國本惟汲汲爲固位之計擁兵自衛以劫持其民又慮軍隊之驕橫常挑間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縱擺鋤異己惟力是視其對於愛國之士或賄收以變其節或暗殺以戕其生又好鋪張門面用財如泥外則廣借外債內則橫征暴斂以至民窮財盡無可控愬吾當十年前嘗評爹氏爲並時無兩之怪傑然固已謂彼死之後洪水必來墨民將無噍類矣（此皆吾十年前評爹氏之言。嘗見於新民叢報。及新大陸游記。非今日於彼敗後。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湯覺頓亦嘗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惡。其言尤爲詳盡。見國風報。湯文出版時。墨亂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長國家幸而託於共和之名猶得竊據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中美南美諸國亦然歷代總統皆以武力爲得位之階梯故武力相尋

無已時共和不適固不失為致亂之一原因若謂此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後不免於亂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亂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亂時其國體非君主耶謂共和必召亂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寧有此論理波斯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効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譬諸范彫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諸閟殿供諸華龕羣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牏經旬無朕雖復舁取以重入殿龕而其靈則已渺矣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於君主恒視為一種神聖於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後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試觀並世之共和國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幾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脫共和之軛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帝政兩見王政一見然皆不轉瞬而覆也則由共和復返於君主其難可想也我國共和之日雖曰尚淺乎然醞釀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醞

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恒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論復規之不易也強爲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復次共和後規復君主以舊王統復活爲勢最順使前淸而非有種族嫌疑則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嘗不可出現於我國然滿洲則非其倫也若新建之皇統則非經若干年之艱難締構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具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翦滅之餘乃定於一夫使出於第二途耶則吾儕何必作此祝禱果其有此中國之民無孑遺矣而戡定之者是否爲我族類益不可知是等於亡而已獨至第一途則今正

以大有爲之人居可有爲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豈不在是耶故以謂吾儕國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廑慮俾得專精壹慮爲國家謀大興革則吾儕最後最大之目的庶幾有實現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强鄰脅迫吞聲定盟水旱癘蝗災區徧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懸避殿之時今獨何心乃有上號勸進之舉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嚋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萬一以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願公等愼思之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

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吾言幾盡矣惟更有一二義宜爲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張君主國體其心目中之將來君主爲誰氏不能不求公等質言之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中國國家暮即屬纊以公等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寧非有深仇積恨於國家必絕其命而始快此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今大總統即位宣誓之語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則中外含生之儔實共聞之年來浮議漸興而大總統偶有所聞輒義形於色謂無論若何敦迫終不肯以奪志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即鄙人固亦歷歷在耳而馮華甫上將且爲余述其所受誥語謂已備數椽之室於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談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耶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

之罪又豈擢髮可數此亦四萬萬人所復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爲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乃公然在輦轂之下號召徒衆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敢誰何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無復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爲國也吾復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願爲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體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機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塗於犯法之舉動以爲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闥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毋沾沾也則其既爲吾婦之後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胆集會結

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又曷爲不可以明目張胆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別種學說，有其他之團體希圖別種活動，不知何以待之？詩曰：毋敎猱升木，如塗塗附。謀國者而出於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于令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歎其創基植本異於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嗚呼，吾觀於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極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箸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爲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爲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爲惡」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爲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踰法律以爲惡。然得毋已踰法律以爲善耶。嗚

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以生平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如鄙人者。曷爲當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曉曉取厭。當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復曉曉取厭。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恒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良以中國今日當元氣彫敝汲汲顧影之時。竭力栽之猶懼不培。並日理之猶懼不給。豈可復將人才日力。耗諸無用之地。日擾擾於無足重輕之國體。而阻滯政體改革之進行。徒阻滯進行猶可言也。乃使舉國人心皇皇。共疑駭於此種翻雲覆雨之局。不知何時焉而始能稅駕。則其無形中之斲喪。所損失云何能量。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

毋。嗚呼。論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或曰。革命事實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實爲不可抗吾子疇昔抗之不已以自取僇辱今何必復爾爾者惟然吾固知之然使吾捐棄吾良心之所主張吾之受性實有所不能故明知其無益焉而不能以自已也屈原賁志於汨羅而賈生損年於墮馬問其何以然恐非惟不能喩於人抑亦不自喩也吾昔曾有詩云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吾生平之言亦多矣大抵言之經十年之後未有不繫人懷思者然非至十年以後則終無道以獲國人之傾聽其爲吾之不幸耶其爲國家之不幸耶嗚呼吾願自今十年之後國人毋復思吾今日之言則國家無疆之休焉耳。

國體問題與外交

梁啓超

吾對於外間所謂國體問題者。既已辭而闢之矣。惟於外交方面。尚未論及。今約略一商搉如下方。

變更國體於內治上能生若何之效果。茲勿贅論。但曷爲當歐戰方酣之今日。忽倡此議。若有迫不及待者存。吾實惑之。推論者之意。得毋欲乘列強多事之秋。無暇相干涉。而我乃得孤行其意也。夫一國國體之變革。本爲戶以內之事。苟非緣此釀出大擾亂以妨及國際間之治安。則外人應無所容其干涉。不必乘人多事而始圖之也。雖然。干涉與不干涉。其道存諸我。承認與不承認。其權操諸人。雖不干涉矣。而其承認新國體。猶必出以觀望。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徵諸民國之已事。而最易見也。就令非有意觀望。然既無干涉之餘暇。則亦必無承認之餘暇。甚明也。故以吾料之。我國若於今日變更國體。就令列強皆無違言。而欲其完全正式承認。則非俟歐洲平和會議告竣之日。決無望也。夫此次之平和會議。其必不徒解決歐洲問題而已。而遠東問題。必爲重要議案之

一此稍有識者所能見及也故我外交當局方日籌將來所以參預折衝之道今若忽焉變更國體未經承認則並國際團體之資格而失之更何望以求參預於斯時也恐有自命爲遠東主人翁者代表我以解決一切則吾國其從茲已矣信如是也則今之倡變更國體說者雖萬死何以謝天下也

復次遠東之局雖爲歐美人所深注意而其發言力最強者實惟我肘腋間之一國此衆所同見也此一國者既有承認之餘暇則亦有干涉之餘暇謂我國生此大事彼不乘機謀交換利益而袖手以相承認雖五尺之童有以明其不然也其不應耶試揣彼力能否相撓不必積極的干涉但使消極的不承認則新皇室其既旰食矣其應之耶試環觀國人對於彼之惡感爲何如遷就之以締造新皇室則新皇室之府怨於民又何如者而謂能長治久安吾未之前聞信如是也則今之倡變更國體說者又雖萬死何以謝天下也

以上所陳皆至淺之事理不易之形勢而今也國體論八表同昏似於此毫未有所覺察吾雖欲無言又安能無言



民國四年九月初版

梁任公國體問題論
一冊定價大洋弍角五分

著作者 梁啓超
印刷者 國光書館
發行所 國光書館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84 8204